



本辑编辑：程宝林 王明玉 高德蓉

- 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* 歌哭于斯    | 陈善壖 |
| * 对花能饮即君子 | 张宗子 |
| * 怀念父亲    | 张翎  |
| * 我的老公谁作主 | 施雨  |
| * 哭梅      | 楚寒  |
| * 不是老板娘的命 | 德蓉  |
| * 新房客     | 谢为人 |



# 歌哭于斯

陈善壖

## （一）劈面迎来的都是出人意表

那是在湖南江永。看慧能悟道前的身世，跟我真的差不多。但他于市廛听人念一句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就有所感悟，我这辈子看过多少书、听过多少报告、学过多少文件，怎么还是懵里懵懂？智愚悬殊，差别在圣凡之间。尤其奇异的是他不识一字（那没有一个生僻字的两首偈语是“请得一解书人，於西间壁上题着”的），竟然发挥出盛传千年的大道理。我好歹也是初小肄业，比文盲明显有优势，如何落得饭桶这般。我对着祖殿鞠躬，表达我的敬意。阿斌听到慧能这多可敬处，磕了三个响头。他四十边子，生意做得好，也是没读过好多书，竟有没读得书如慧能者成就大事业，很受鼓舞。我们留连了一小时有多。步出南华寺，漫天毛毛雨。这又上了高速公路。行不多远，雨大些了，堵车，根本走不动。被困得不耐烦了，阿斌把车向后开，驶向一条卫星导航屏幕上指示

的旧路。走过一程就后悔了，一条烂路，又滑又颠簸；头前的车看不见头，尾随的车看不见尾，进退两难。车子停停走走，速度跟爬不相上下。后来离开了雨，进入浓雾中，能见度不过20公尺。雾在某处制造了几起事故，然后就气定神闲地把我们囚在一个不给方向的灰蒙蒙的罩子里。车只好停在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地方。我想松松筋骨，推开车门见一滩跨不过去的烂泥，这又缩回来。有人在近处来回飘动。浓雾中的人影，亡灵一样。幸得阿斌做事稳当，加足了油。他怕我冷，开着暖气。视线失去了大山长谷的安慰，只好闭目养神。或许有一会我是睡着了。长沙的朋友来电话，问几时到得。我问阿斌，他说六七点钟吧，走出这雾，一般是好天气。

车子总算可以慢慢移了，我们盼着前路的阳光。走出一段路后，重雾已是强弩之末，越来越稀薄，甚至可以欣赏云烟缥缈忽浓忽淡的景色了。这比起刚才被剥夺了所有题材的沉闷，就多了些丰富

与轻逸。天色亮了些，但还是浓云密布，等到完全走出雾统治的地段，又遭遇了一场冰雹的强攻。拳头大的冰雹砸到路面上，像死守城池的军队投下的飞石。不过看着弹跳的晶莹球体，要比陷在浓雾中活泼。路边不时有翻侧的车辆，有人躲在树下等着救援。阿斌担忧砸碎玻璃，心里急，但不管他好急也快不起来。幸好冰雹为时不久，轰轰烈烈一阵过去了。冰雹要有刚才雾的耐性，那就麻烦了。可能是在苏仙岭附近，我们见到了蓝天。阿斌想要补回失去的时光，车开得快，路面滑，当然不是很快。不过，那已经叫痛快了。到底不是享受痛快的时刻，过了郴州不远，一股强风横扫过来，沙石翻腾，田畴狼藉；一大片黑得毛骨悚然的云雄踞前方。再走，暴雨，看不清路面。直劈下一条闪电，像一个裸体女妖，大幅度地扭摆明亮的躯体，径直冲向山腰一株枝节盘缠交错的大树。树激动得燃烧，同时跟着闪电旋舞它浓密的枝叶。随后一声霹雳，大地六变震动。雷声犹如部落大战擂起的鞞鼓，狂放、糙野、雄视八荒。山腰那树，燃烧得纯粹，正欲慢慢释放它百年邂逅的惊喜，却被雨的嫉妒扑灭。闪电留恋那树，执着纠缠不肯离开。树不顾雨的狂暴，顽强喷发它的热烈。后来不知是一个女妖化作了一群女妖，还是一个女妖唤来了一群女妖，她们以雷、雨、风为衬景，带来天外的艺术。她们在天际、在头顶、在山巅，在旷野，在厚厚的云层中舞蹈。我看着她们在天和地之间汪洋恣肆，同时还看到痉挛的大地，奔腾的泥沙，看到公路变成汹涌激流，看到傲慢的、平时在公路上绝尘不顾的现代工业产品的一筹莫展。风雨更加猛烈了，它们渗入雷电。风雨的呼啸，产生一些相互抵触的和声和怪异的不协和音。我产生了投身它们的激情，投入雷电风雨的怀抱。在雾里我一点没有这样的感觉。假若在雾里也生出激情来，那么至多是纯沙龙的。但在风雨雷电中，我觉得我正年轻。我回到了过去。茫然、彷徨。想走、想奔、想跑的渴望占领了我。我重新面对不安、恐惧和挣扎。我有些希望眼前这个壮美的，破坏的，恐怖、猖獗、玉石同糅的宇宙不要消逝。我宁愿守在雷电风雨中，哪怕被殛毙。阿斌说，一天里遇到大雾、狂风、暴雨、冰雹、雷电，谁信啊。我想起了“荒诞”。荒诞不是无聊，更不是欺骗，荒诞不是让我们瞠目结舌就是让我们美不胜收。我说了这个意思，阿斌没有答理我。刚才他去打听了情况，前面有山体塌方，快要清理好。路面有点松动了。他的眼睛直盯着路，盯着互不相让的车辆。他费尽心苦寻觅缺口。他想冲出去。或者说，他想逃亡。我们一路喧哗过耒阳，这之后，除了温度愈行愈低，没有什么热闹了。到了株洲，车内显示“车外温度摄氏7度”。下车哆嗦着吃了一碗方便面。饥寒交迫中方便面的味道，百味俱全，妙不可言，到现在我们两个人还间常提及。是加油站附近的便民店，女老板坐在电暖炉旁边看电视，

肥猫缩在她屁股底下。我们正打算干啃方便面，她提来一个热水瓶。这举动使我们两个人都觉得她人好。她问，看你们单衣单裤，短袖T恤、短袖衬衫，广东来的吧？她又问，路上看见冰雹打死牛、雷公打死人了吗？阿斌说，没有啊，哪个说的？她说是电视里说的，一条牛被冰雹击中天灵盖；一个人在树下躲雨，变成一筒焦炭了。

## （二）他是我远祖的化现

不知怎么进的长沙。进了长沙亦不知东南西北。城市失去了个性，千篇一律玻璃幕墙高架路，我在金色光窟中晕了头。到了一个交叉路口，凭我的感觉该右，但卫星导航曰左。我说，听先进技术的吧。车向左拐过去，就晓得还是那银屏指示的正确。朋友们早等着。在火宫殿吃完臭豆腐即赴宾馆，已经半夜了。那是他们事先安排好了的。睡了一上午。在被窝里头接了好多电话，只要睡，推辞了所有来访。这多朋友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我到了长沙的呢？只能是因为昨晚接我的少数几个朋友。他们中的某人告诉了他认识的某人，某人又转告了某人。友情是朵祥云，在你头上飘，你没留意到，只关注地面的事，但她在俯瞰你、观照着，如神的力量，无声地佑护你。

下午由凌峰开车去岳麓山，谒国民革命军七十三军抗日阵亡将士墓。这是到长沙我每次必去的地方。墓在山腰，要登百来级壁陡的石梯。这地方就是赫石坡，解放后叫鬼门关。只有这里是我认识的长沙，林木苍然，清幽静穆。不过上世纪五十年代还有的战壕没有了。过清明不远，有人祭扫过，这从凋谢的鲜花和萎顿的花圈看得出来。公墓明显经修整，不像从前的破败。几十年洞开的存放骨灰的墓穴重安了门并上了锁。墓前还有政府稳当的短文纪念这里长眠的战士，是他们使长沙成为抗日战争中消灭日寇最多的英雄城市。站在这里俯瞰长沙，云气西来，湘江北去，优雅冲和的江城，如今俨然都市了。但我心里装的是从前书卷气与草莽豪情交融，调皮、诙谐而又胆气十足的长沙。我有两三岁时存留的记忆。比如和妹妹一人坐一只箩筐被人挑着逃难，只看见两只穿草鞋的大脚板不停地在泥泞中上上下下晃动。石头、小草、青蛙、蚱蜢，一闪而过。在墓前，脑子里浮上一个人。一个军人。坐着。不知坐在什么地方。好像是路边，又好像是在一家店铺的柜台前。或许，他是坐在史册的扉页上。他的左腿被打穿。他把白毛巾塞进腿肚子里，右手的食指使劲把毛巾从当骨旁边顶出来。然后扯出毛巾，带出红肉里的碎铁片。他给伤口敷上白沙糖，用草绿色绑腿缠紧伤口。满头大汗，一声不吭。抽完一支烟拖着步枪走了。起身时他轻轻说，“杀日本鬼子去”，长沙东边乡里口音。这人一定就葬在这个公墓里。他从我记忆里站起来，一直屹立着。我承



认他是我的祖先，是我远祖的化现。

对长沙会战牺牲的将士的纪念还有一处，在山顶的云麓宫。那里把烈士的名字刻在石栏杆上，不留神看不到。英名久经风雨，再过几十年将荡然无存。

### （三）她是扎的马尾辫

晚上有一席酒，刘犁请客；这天来了几位久别的师友。刘犁博闻强记，诗文过目不忘。他读大学时已诗名远播，成名作《茅棚》：后从商，有成。他年轻的时候，一口浓重湘乡话，我们交流要笔谈。记得他说过，“要用两年学会英语，用五年学会普通话”。三十多年过去，他的普通话好得用不着笔谈了。我珍藏着《刘犁诗选》，就因为那里面第10页有《茅棚》、第16页有《牛背》。我珍藏了《茅棚》与《牛背》，就珍藏了我们十分相似的天人合一的童年。我们小时候是在苦难中跟天地玩。现在的儿童没有茅棚、牛背，没有泥巴，没有风雨，他们只有网络游戏。当然是进步了。几十年后，就像美国，会诞生出许许多多的比尔·盖茨，难得诞生出一个惠特曼来。席散后，刘犁邀我去他家里，不太远，他带我和阿斌走着去。他的家在湘春路工人文化宫里面。顶层复式，客厅宽敞。天台经营成菜园，时蔬十数种，别开生面。刘犁家所在地，正是我熟悉的地面。从前我住在这一带，上班在这一带，往来多的朋友也在这一带。从刘犁家出来，凌峰开车来接我和阿斌。我坚持步行。任何人到了过去的家门口，都会要去看一看。何况，这个地方，是我的摇篮。

走进荷花池的荷池新村，拥挤逼仄，找不回60年前的开阔与清贫。我闭目冥思，在心中开挖一座岁月的青冢，原先的居民便一个个如烟飘动。这些已经走出人间的人，除彭家外公住村口的红砖屋外，其他人是住的一字排开的板壁屋。家家有一张随便一脚踢得开的门。在女子师范学校征用荷池新村的土地之前，这排板壁屋前面好大一片空地，有几株不粗不细的树和几丛不同时节的花。这是我们小孩子跟人玩、跟虫玩、跟鸟玩、跟风玩、跟树、跟石头玩的地方。从早玩到黑，妈妈不喊吃饭不落屋。不论寒冬盛夏，各有我们的味道。我们的世界大人不知晓。大人背负柴米油盐酱醋茶，烦恼使他们不得安静。大人活在三维物理空间，我们在不知多少维的心灵空间游戏。游戏，是我们的自在神通。除了玩，就是听妈妈讲故事。妈妈还教我认字、写字、做算术。妈妈尊重字，说每一个字都有神守护。她不许我们拿字纸做污秽的事情，不许用字写污秽的语句，不许用字做见不得光的事。她有好几个故事说明字的可敬畏。夏夜背一张竹铺子睡在坪里，猜哪一颗星是天上的自己。大人燃起艾叶薰蚊子，用蒲扇扑蚊子，我仰望星空，边听妈妈说故事。只要妈妈开口，妹妹和彭家的小妹，也就不做其

他游戏了。更有许多故事是炭盆边说的。曾经有过一盆炭火。把糍粑放在架着的火钳上烤熟吃，这是冬天给过的最好的回忆。还有，把黄草纸打湿包住鸡蛋，再拿根白线缠起来，煨进炭盆的灰里；鸡蛋煨熟了，草纸烧成了灰，那根线不断。这是跟烤糍粑一样美好的事。白炭有烟头，用火钳拨火的时候要“烟子烟，莫烟我”，妈妈就不嫌重复地说“人要忠心，火要空心”。每遇炭火迸出火花就说有喜事来，要是有一个青衫湿了半截夹着一把油纸伞的远客叩门，我们会一致认为火星迸的就是他了。我记得已经远去的荷池新村的冬天，记得它的白净、厚厚的雪和屋檐上、树枝上闪亮的冰杆子。我从不以为冬景比春光矮一截。冬景和春光比起来，多了些异见与另类，看你以怎样的襟抱迎接它了。我记得最早的冬天，也就记得最早的雀跃。冰雪有力量让小孩子不知苦楚。肿得包子一样的小手亡命堆雪人，捡来两粒板栗壳做眼睛，插一根树枝它手上打屁股，拖妈妈来看“我做的爹爹”。爹爹离开好多年了，我或许体会到了没有爹爹的难。妈妈的难。除了妈妈，彭家外公也有故事。彭家外公待我如大人，给我看他收藏的字画；跟我写字、说画、说文。他爱说曾、左、彭、胡，爱说钱南园、何绍基、八指头陀、齐白石。他说八指头陀字好诗好，给我看过手抄的《嚼梅吟稿》。“国仇未报老僧羞”，他说，“这是敬安的诗句，好一个热血沸腾的老和尚。”彭家外公也有不侮慢字纸的信仰。这似乎是长沙居民的古老的惶悚。不过在荷池新村，只有妈妈和彭家外公才会把字纸收集起来，送到稻谷仓的化字炉去，恭恭敬敬焚化。彭家外公说，风雨之夜，化字炉周遭有鬼哭。荷池新村的女人只有蔡婶婶不是寡妇，她男人被关起了；男人只有冯九爹不是鳏夫，他女人失踪了。宋家外婆的女儿四十几，烫头发涂口红，有人就不把她往好处想。街道办事处干部要彭家外公写封检举信，他不写，他说“我的字不做这号事”。这时我已经去柑子园学徒弟好久了，是礼拜天回来彭家外公跟我说的。上面已说过，他待我如大人。小妹是彭家外公的外孙女，背驼。她虽是个小孩子，却有古典青春味。她是荷池新村最好看的人。她跟我妹妹好。我妹妹上学了，她就失了伴，小猫一样蹲一边看我们玩。有次她跟我办酒酒，我做老板，她做老板娘。她用树叶、小草、花瓣做出菜式和点心，慧心毕见。玩过这回后，她对我更好些。有一次我跟弟陀打抱箍子架，她晓得我打不赢，帮我，小手在弟陀背上乱捶，死命拖住弟陀。有天早晨她跑过来对我说：“我可以告诉你我扎的是马尾辫。”这么一句空穴来风的话，我记了几十年。

我从荷池新村的巷子里转出来，回到蔡锷北路，没想到会遇见小妹。她在原玉春酱园隔壁开了一家小书店。店里一个顾客也没有，只有她坐众书之间静读，带着她与生俱来的清香忧郁。我没跟她打招呼。

呼。她必定不认识我。在店门外我看了她许久，慨叹相隔五十多年，她还是跟小时候一样清澈，理想一样坐在那里。一看就晓得，她活得干净。书店里灯光不太亮，没有留意她的发式。走开后，脑壳里头的她，是扎的马尾辫。

#### （四）只有福爹一屋人不怕祸喜

小妹的书店北边，荷花池口上拐角处，有张镇的房子。房子现在出租了，张镇一家搬到了凤凰台。这房子是张福爹的遗产。福爹是个诚实、快乐的篾匠，喜欢讲古，从姜子牙到解缙，说得水起风生。我在株洲做砖瓦那几年，回长沙没处落脚，好几年来去，住在他家里，吃在他家里。我们这号人那个时候，人家看了都怕，只有福爹一屋人不怕祸喜，从不嫌弃我们。朋友们晓得我们的落脚处，常来张镇家碰我和郑玲。那时没有电话，会朋友靠碰。就这巧，这夜在张镇的房子前，碰到朱镇西。二十年不见了，热烈不在话下。何况他本是个热烈的人。站在张镇的房子前，我们一起说着这房子的温暖，说着一盏黑暗中明亮的微笑。朱镇西记起有次来张镇家，碰到何立伟。何立伟一口袋槟榔，递一口给他。他见何立伟口袋里多，故吃得快，何立伟一口一口递。一地槟榔渣。刘犁、何立伟等好多朋友，都是我在株洲做砖瓦那几年结识的，如今星散。我十分思念那段极辛苦的光阴。我一生自顾不暇，许多事对不起朋友。总记得顾贞观“十年来，深恩负尽，死生师友”的句子。晚年检讨，常黯然神伤。近年为文，多是为了纪念，也是一种消解。那次回长沙没见到何立伟。在刘犁席上，匡国泰帮我打过电话，说他去了杭州。没见到他，我是有点怅然的。何立伟逸才飘举，为文厚得湖湘地气。朱镇西那夜说，何立伟还搞摄影，真的好，你见过没？我当时很诧异。我对朱镇西说，他要真的搞摄影，你说他摄影作品好，定会很高兴。齐白石就喜欢人家说他诗好。画、字、印用不着你说。两年后我才在《南方周末》见到他的摄影作品，倒是觉得“真的好”。后来见到他，他用的相机，实在是个很普通的家伙。他的漫画人所周知了，这又搞摄影。可见他不但身体健旺、神明开朗，才思还横冲直撞。他的摄影作品都处理成墨色，于山于水，于老街古屋，就显出旧意，旧意倒提一串日月，自然意蕴悠长；于人于新鲜事物，也因剥去了表层光华，面目无掩饰地本质，这使他玩法的工拙考验，更显得过硬。他的漫画配了文，摄影作品也配了文。说起来不算稀奇的，中国文人画本就配诗文。丰子凯先生的漫画也配诗文。但立伟的画和摄影作品让人觉得有味道，还是与他所配的文字有关系。他亦自知文字不弱于人。面对他的黑白照片，我仿佛窥见他在平庸、杂乱中搜索，一个想还原崇高的人在东张西望。一所破屋，两个靛着鞋

的人，你能体会闲适与安分；公路上的白色线条，他处理得遥远而迷茫。场景不管怎样司空见惯，他总要抓住与灵魂有关的一瞬，着意于尘埃弥漫中发现光和隐蔽的炽烈。看了他的摄影作品后我就想，如果哪天有人对我说何立伟画油画了或者成了书法家，我不会再诧异。

#### （五）我找读了书的人玩

忽然进入了干燥的季节。八小时做完后，晚上要连开两个会，一个工会小组会，一个共青团的支部会或小组会。晚上十点后可以回家。我想读点书，只能上班的时候躲在茅厕里读。捧一本书蹲在茅厕里，一蹲就超过半小时。师傅、师兄们笑我解手跟得生崽一样。只有在茅厕里才可以亲近古今智慧，出厕所就要接受当时的思想改造。改造的目标明确，是要把人最终变成螺丝钉，虽然螺丝钉的概念是许多年后才在一本日记中找到的。这是极有远见的社会实践，叹为观止的是基本成功。多数人成功进化为螺丝钉了。在广大螺丝钉的配合下，许多依常理不好解释的事情，一件接一件地顺利展开。我们创造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现象。这时工厂已经更名为“新湖南报印刷厂”，从柑子园搬到了湘春路，就是现在刘犁家所在的那条马路上。从荷池新村到工厂上班不过里把路，不再住宿舍了，我回到了小妹、弟陀们中间。但我很快觉得，他们不合伴了。他们太小了。他们还在跳房子、躲摸子、丢手巾、斗蚰蚩，我却可以说点时势、说点唯物主义了。这就渴求另一种友谊。因为自己没读得书，想找读了书的人做朋友。起初跟几个中学生玩，从少年变成青年后，过从密切的人最年轻的也比我大八岁。年轻不知天高地厚，自嘲是他们的朋友，现在才清白，他们是我的老师。工厂职工学校的代课老师柏原，带我认识了刘凤翔。他是株洲白马垅砂轮厂的工人。为方便在长沙治他的怪病，他在局关祠巷口的小旅店长包了一间房。那间房子是个长条条，有三米多长，宽不到两米。他是我碰到的第一个有一种怪病的人。二十多年后我碰到第二个，不过他们两个人病得并不一样。所遇的第二个人病得华丽而奇幻，刘凤翔病得惨烈，与大地万物同一悲仰。他在做工人之前，如果前到解放前，是岳阳毛田严家村（后来叫做毛田区南冲公社南冲大队严家生产队）的农民。有回我遇见他家乡来看望他的老婆婆。那老婆婆说，他现在右肩不时下沉的习惯动作，是斗地主、分田地那时候他摸盒子枪的动作。婆婆说她熟悉那动作。照我想，他一定是闹翻身迎解放的中坚分子。他敏锐、激烈，似乎总在提防有人篡改他的理想，他一直忠于他保卫过的理想。婆婆还说，凤翔是我们喜欢的后生，他是作田人的文曲星，两只手都写得字。他的病是一次工伤引发的，终他的一生，没



治好过。他的病是痛，就是痛，也可以说，不过是痛。他有一处痛，不知道痛在哪里，在他自己身上找不到痛处。但他痛，可怕的残忍的痛使他的眼睛充满血丝，面色呈淤血的颜色。医生没办法，医生找不出他哪里痛。医生要他指出痛之所在，他的所指在虚空。我不能理解这种痛，血肉躯体不痛，怎么会痛！但他痛得翻滚，痛得咆哮。他就诊于长沙市第一医院，在三公里，与局关祠只隔一条巷子。开福寺住持戒元和尚去这家医院看病，听说有这样一个病人，好奇，专访了刘凤翔。深谈之后，戒元说，“你的痛是尽虚空、遍法界啊！”

来看望他的人多是下力的。有挑土的有拖板车的。朱正做的事算最斯文，他与钟叔河开了一间描图社，就在局关祠巷口斜对面中医院的围墙边。来的这些苦力书都读得好，写诗填词这样的小玩意人人都会，谁也不以为自己是诗人。他们不在乎早已边缘化了的文学形式。但在那时候，也只能说说文坛掌故，聊聊中外名著解饥渴了。他们在街头巷尾行走，躲在主流意识形态的下面。这些人或许是在一个浪头的冲击下，沉入水底的翡翠。刘凤翔给我看过一首旧体诗。这首诗出来，许多人唱和。和诗当中，描图的朱正和养蜜蜂的胡遐之所作最好，可惜记不得了。胡遐之出老，丁聪给他画的肖像有点像济公，其实壮年，不过三十几。虽然不记得了，还有印象遐之和诗颌联出色。但我记得对应原诗颈联的两位我不认识的人的断句。原诗颈联是“离恨骚愁随雁落，旧亲新贵断鱼书”。有一天遇见一位黄泥赤脚人，他拿出一角报纸，上面写了一首诗。那首诗的颈联是“从来此地多迁客，今夕床头有好书”。不几天又见一位，虽是蓬头垢面，清气朗然不掩。他的颈联是“每向鸡晨听壮角，惯于鬼夜读残书。”

## （六）我油然想起晋宋间人物

身在故园忆旧，不同于身处异乡的缅怀，触景生情，往事闻见气色听见声响。每到一处，某件早已遗忘的事，某个平日记不起的人，都可能猝然来访，领我步入前生前世。我怀疑自己是过了奈何桥后，躲脱了那碗让人彻底忘记前尘往事的孟婆汤的游魂。想起了刘凤翔，自然会想起另外两位也是柏原介绍的朋友。那时长沙是“南门到北门，七里零三分”，上街总走路，极少坐汽车。每当我从上面提到的描图社过，就油然想起晋宋间人物。天气要好，钟叔河夫人朱纯多半在马路边晒图。向内望去，钟叔河、朱正一左一右，左手抚丁字尺，右手握鸭嘴笔，一边说笑一边描图。钟叔河开口必称“痛苦”，一句话里多处出现“痛苦”。他会在一个别人把握不到的地方很有效果地说“痛苦”。这两个

字从他口里出来，有如一位泉崖高士的林间长啸。钟叔河守学好古、与流俗异趣；多干才，找饭吃的本事比朱正强。我猜开描图社就是他的主意。后来他们夫妇在大古道巷做过字画装裱，也有朱正的份。甘苦与共的冰雪情谊，照耀他们一生。我在钟叔河家里见过启明老人送他的条幅，上面写着一首绝句，是启明老人说自己小时候顽皮逃学的。记得最后一句是“怪道而今小便长”。这使我认为钟叔河自少与名士游。他偏有名士缘。十多年后，在湖南茶陵县的洙江茶场，竟然遇到创造社的青年作家潘汉年。潘汉年要捡柴火，捡了柴火要过秤，钟叔河有机会找潘汉年攀谈。有一次，在木工间潘汉年往篮子里装柴火，篮子倾倒了，钟叔河在一旁看到，赶紧去帮他扶住篮子。潘汉年说了声“谢谢！”钟叔河几年中跟潘汉年说了几箩筐话，还背他的诗。这位曾经久经机要的秘密战线的战士几年里一言不发。这天他大概觉得该对这位年青人说点什么了，就多说了四个字，“相信人民。”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叔河又跟他说了几箩筐话，他又说了四个字，“你还年轻。”相处几年得八字，加上“谢谢”也就十个字。不久，潘汉年以“萧淑安”的化名在长沙去世，骨灰埋在长沙市火葬场金盆岭墓地。墓碑上写着：肖淑安之墓，1977年4月14日病故，妻董慧立。钟叔河离开洙江茶场前十数天，董慧也去世了。董慧是香港富家女，她本有条件回到父母身边。但她终其一生守护着自己的情感。听叔河说起他们，我心中更敬仰高举爱的旗帜的人。

朱正满面笑容，就是不笑也是笑的样子，两只眼睛在酒瓶子蒂一样的镜片后眯成一条缝。他才藻卓绝，爽迈不群，难容苟且。看到他们两位，有时我想起在园子里锄菜的管宁和华歆。如果说叔河并不是华歆，却可以说朱正肯定是管宁。朱正说得更多的是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诸典故；至于民国人物，两位都是下饭菜。1980年秋，在水风井口子上遇见朱正，是南货铺怡丰斋门口。朱正远远见我，快步向前，说道，“小陈，告诉你一联绝妙借音对：‘莫为儿孙做牛马，不求闻达于诸侯’。”说完扬长而去，就像昨天晚上他还跟我在一起，其实这是我们阔别十多年后的街头偶遇。我一边咀嚼“诸侯”借音“猪猴”对“牛马”的文人伎俩，同时目送他，看他背影许久，那坦荡纵横、去来无碍的样子，竹林诸贤不过如此罢？我把朱正比管宁，不得不多说几句，以免误会我多朱正之洁傲不多叔河之干才。古人境界也太高了，见地有片金，管宁挥锄与瓦石不异，华歆捡起来看了一眼才丢。时人就以此分二人高下。据我看，在利益面前，年轻时的华歆已经很了不得了，要是我，哪里丢去，一辈子只叹没那运气。重要的是，不管是管宁还是华歆，日子肯定过得。他们要是过的朱正、钟叔河的日子，那片金子管宁也会看得出来与瓦石有异的。

### （七）寻常巷陌的怆然慷慨之气没有了

这夜在解放路的杨裕兴老店吃了两碗肉丝面。离开长沙后，面是最想的。只有长沙人会做面。除面条外，居家老人做的腊八豆、甜酒糟、辣椒萝卜的味道都萦绕长沙人终身。

从杨裕兴出来，张镇带我逛超市。回到家乡，买点土特产乃人之常情。灯光如昼，去哪里都人山人海，人人花钱都不假思索。我讶异故乡的富足。刚买了不多的东西，又被一个电话邀去一家僻静的茶室。茶室环境清幽，为东的是一位年轻朋友。我叫惯了他“魏林”，要讲客气，是该称衔头的。茶室老板对魏林恭敬，看得出他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。旁边几个衣着气派的男女，温文尔雅地谈话。他们之中有人认识小魏，起身致意的样子极谦卑。饮完茶后，魏林要我搬去他安排的四星级宾馆。他给我和阿斌一人定了一套房。我们进了那家宾馆，也不用办登记手续，服务员径直领我们去房间。我十分感谢小魏的热情款待，给我这好的享受。舒舒服服洗了一个澡。竟不想睡，点燃一支白沙烟倚窗看街景。灯火辉煌，车流如鲫。寻常巷陌的怆然慷慨之气、萧疏郁结之情没有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创意、策划，成功与财富。深夜还有电话来，约我一早去河西一日游。我谢绝了。我盘算明天去看望柏原和另外两位老人家。八十几的人了，见一回不容易。

早餐后阿斌开车送我。柏原不在家。他小儿子陪我坐了一会，然后带我去医院。柏原正要出院了。趁金大姐在办出院手续，我们在病房说了好久的话。见我穿得单薄，他硬要送他的棉衣给我。他告诉我，胡遐之去世了。“诗人胡遐之墓”是邵燕祥写的。邵燕祥重情义，为生前的遐之写序，为身后的遐之题碑。柏原去衡山看过遐之的墓，“就一个小土堆”，他叹息。他和金大姐坐阿斌的车回家。我没再上楼。柏原想留我吃一餐饭，我当时被一个电话催去办事了。这使我后来十分懊悔。我想过我为什么不能像从前那样从容聊天。有饭吃有衣穿了，为什么比从前还显得忙碌。苦得一堆的时候，朋友就是力量，就是灯塔，今天却只剩下礼尚往来。是不是今天遭遇的问题比当年还要复杂，我只能依靠一己之力突围？但我想问题可能严重得多，本质是我对未来已失去想象。甚至，如果俯首思考一下，会非悔非恨地发现，我的“未来”已经来了。分别时他低声对我说：“我永远记得我们两个在雪地里喝了一瓶竹叶青。”那是1962年冬，大雪，郑玲送我一瓶竹叶青，仿瓷的酒瓶精美。我买了一包兰花豆携酒邀他赴郊外。我们在冰天雪地举杯，思接千古。我一直留着那酒瓶。在江永的山里，以竹枝当花，插在酒瓶里。日久竹枯，依然透出寒山英气，伴人长想飒飒秋风。如今我们都两鬓斑白，我们的青春，还留在冰天雪地里烂漫。

告别柏原后，不期在街上又遇见朱镇西。他劈头劈脑跟我说起刘凤翔。这次朱镇西提起刘凤翔，离我和刘凤翔最后一次见面相隔整整四十年。朱镇西知道我认识刘凤翔，我却根本不知道他们认识。原来朱镇西曾下放岳阳毛田区南冲公社南冲大队劳动，刘凤翔回过几次乡，他们是这样认识了。这是我去江永作田后发生的事，所以我不会想得到。朱镇西听当地农民说，三年困难时期，刘凤翔三块五块地寄钱回乡，分给几个孤寡老人。他人在外搞事，心里挂牵家乡父老，只要他知道了家乡的困难，他一定回去代村里人向政府打报告。有个老人家说，要不是凤翔帮我们要来返销粮，我们会饿死。朱镇西还向我说起那种我早已见识了的怪病。他说刘凤翔在乡下时感到山痛、树痛、土地痛，尤其怪诞的是他能感到炊烟痛；唯不觉自身痛。但朱镇西说，只在死前的那一刻，他的胸口剧痛，那是切实地痛在他自己的身上了。他的肉体痛了，不得不离开人间。朱镇西是个想象奇崛的人，他说刘凤翔病得慈悲而博大，这使我想起四十三年前戒元和尚说的那句话。朱镇西告诉我，毛田有一座小山，叫凤坡。村民记得刘凤翔的好，初一十五有老人上凤坡眺望。他也跟着去，每次採回一束花。他说，“我想划一支火柴，去荒野找他的魂。”朱镇西还说，现在怕没有几个人记得刘凤翔了。我说不然，早几年，有牛汉、邵燕祥、冯秋子几个做顾问，林贤治、章德宁主编的《记忆》文丛第二期，刊出了朱正的《忆凤翔》。我要他去图书馆找找看。

剩下的时间里，我还拜访了几位老朋友。这次见到的朋友中，有两位已经不再有机会求教了。

还有些朋友没见到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回长沙。

回广州顺畅。一路风和日丽。没有来时的风雨雷电，反倒觉得寡淡。

2010年写于广州

